

> 十里洋場，成就一生功業。潮起潮落，裡裡外外都體面，你陪了我多少年。

他站在高樓之上。高樓的風大，吹得大衣獵獵作響，吹得他的思緒一吶吶地往外翻。城市的喧囂隨著夜色逐漸沉入寂靜，天色被長雲拖得低沉，如同留不住的昨日，如同壓在他肩上的這些年。

他抽出寶刀，一陣亂舞。刀光在夜風裡拖出殘影，斬得快、斬得狠，卻怎麼也發不出聲響。那刀招本就不成章法，他只想將胸中如流水般湧動的悶聲硬生生劈開。然而越是揮得急，心底那股壓抑反而越湧越滿——刀風旋起，卻只把自己的影子切得更碎。

他大口灌酒，酒水自嘴角溢落，打溼了衣襟。本以為灑脫能像酒氣般衝上腦門，把那些亂流般的愁緒一股股沖散，或是將清醒的自己灌醉。然而酒入喉間，苦味卻比烈度先一步滑進心裡。那一刻他才發現，連「豪飲」都像是在勉強自己，勉強一種必須盛大、必須無懼、必須壯懷激烈的姿態，彷彿只有如此，才能掩住那股越斬越深、越壓越重的疲倦。

風聲忽得停了，灑出的酒水如同被按下暫停鍵一般停在空中，李白的面容變得模糊——那些斬不斷的流水、越喝越苦的夜，從來都不是李白一個人的事。

> 穿林打葉，過程轟轟烈，花開花落，一路上起起跌跌。春夏秋冬明和滅，幕還未謝

鏡頭慢慢拉遠，樓台的風被城市的電流聲替代；酒杯的清脆叮響，變成手機通知跳出的電子音。一瞬間，他從宣州的欄杆前「掉回」自己的房間，四周亮著一個又一個屏幕：工作訊息、社群消息、未讀的通知、演算法推送的無窮內容。在這個高度發達的社會，人變得越發不自由，他被無數的信息流包圍，被緊緊禁錮在自身的舒適圈當中。不願跨出不是因為受到硬性的阻撓，而是舒適圈被打造得實在太完美了。他被巴掌大小的方框牽著走，被資訊像水一樣不斷湧灌，被連結像風一樣四面襲來，想停下來的機會都沒有。

那些年裡，他以為自己是在「掌握資訊」，但現在他才發覺，資訊才是掌握著他的那雙無形之手。科技把世界壓縮成方寸之地，也把心壓縮成一格又一格的焦躁與不安。人與人的距離被六度空間拉近，心與自己的距離卻越拉越遠。

望著暗下去的螢幕，信息流終是告一段落。然而沉默卻比嘈雜更令人焦慮，他卻彷彿不知道少了這些不停跳動的訊息後，他還能做什麼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意識到：從小到大，他被教導的不是如何活成自己，而是如何活成別人期待中的模樣。他像是一個被推著上台的演員，在名為人生的舞台上演著一齣大戲，在謝幕之前都不能停歇。這，是被時代推著走的無奈，也是我與李白隔著千年相遇的所在。

> 一輩子忠肝義膽薄雲天，撐起那風起雲湧的局面。過盡千帆滄海桑田，你是唯一可教我永遠懷念。

終是告一段落的信息流好不容易讓他喘了口氣，但這口氣還沒緩上來之時，又有新的通知跳出。人生就是如此的戲謔啊！這些年，他也曾以為自己必須撐住一切，必須咬緊牙關、不准退縮、不准示弱，彷彿一旦鬆手，整個世界都會垮掉似的。

我的身影開始模糊，天色陰沉。下一瞬，一陣暴雨從四面八方傾瀉而下，像是把整個世界都在一息之間換了場景。眼前閃出一條泥濘的古道，一隊行旅在驟雨中匆匆趕路，但竟無一人有正常的雨具，所有人都狼狽不堪。

但就在這一片倉皇狼狽之中，有一個人的步伐與眾人完全不同。他手持竹杖，腳穿芒鞋，大雨順著他的衣角流下，卻絲毫不見匆忙或不耐。他抬頭望向灰濛的天，似是在欣賞一場早已習慣的戲。

雨打在林葉上，沙沙作響，那聲音反而讓他神情更顯自在；風掠過他肩側，吹起衣襟，他卻反倒輕輕一笑：這風雨，來得正好。

他吟詩，徐步前行。簑衣在他身上如同百戰不壞的寶甲，把那些原本會叫人煩躁、狼狽、惱怒的外物全都輕輕擋在外頭。驟雨初歇，林影開始變得有層次，像是一幅從水墨中被洗出輪廓的山圖。

天地間只剩薄霧浮動。他停下腳步，深吸一口氣，彷彿整個胸腔都被洗得空空朗朗。就在這樣的空白裡，一陣料峭的春風迎面而來。那風帶著微冷，卻也帶著不易察覺的酒香與松木味，像是要把人從長久的沉睡中輕輕喚醒。他抬起頭，霧氣散開，山頭的一抹斜陽正從雲縫間射下，金色光線落在濕潤的泥地與樹根上，也落在他的眉梢。

他微微眯起眼，覺得這樣的光、這樣的風、這樣的雨後晴朗，竟比千里晴空更加熨帖。

而當他回望自己走過的那一段，那些剛才仍顯得狼狽而匆促的地方，此刻看來卻只是帶著淡淡水痕的山徑，平靜、明亮、毫不可怕。他把整場風雨——也把人生的風雨——收入了更寬廣的地方。

> 有誰一任平生，可以不拖不欠。漫漫長夜，想起那誰的人面。想到疲倦的人間，不再少年

他收住腳步，拄杖遠眺。斜陽輕灑在他的簑衣上，光線被雨後的薄霧折得柔和，彷彿整個世界都替他把過去的辛苦洗得乾乾淨淨。他長嘯一聲，聲音落入山谷，迴盪之後便與風雨一起消散。前路依舊崎嶇，但他不再匆忙，也不再畏懼。心若能放下，風雨將不是敵人，難處也不是阻礙，路自然能走。走著走著，他的身影模糊在霧中。霧漸濃，另一副畫面從不斷擾動的白霧逐漸浮現——木質書桌、水泥牆、發著微光的手機。我從打盹中醒來，繼續面對這個令人疲憊的世界。

我走出房間，來到陽台上，夜裡的霓虹不之疲憊得閃爍，似在傾訴著城市永不停歇的繁華與燥動。路邊的街燈努力綻放光芒，為深夜歸家的人照出一條可依靠的路。望著它們，我忽然意識到：即便如此堅強的燈光，在日出時也能安睡。

原來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束光必須永遠亮著；人也不必永遠撐著、強著、硬著。一個人若能在牽掛時牽掛，在放下時放下；心態隨心意，要順流要逆流也易。這生人的燈，亮過一次、照過一段路，便已足夠。

> 嘴盡了似水流年，你是我心坎裡唯一的思念

所謂的「唯一」可以是某個人、某件事、某段情，更是在風雨中願意牽引自身前進的信念——無謂世俗的劇本，能展現自我的一種自由。

李白在高樓上壯志難伸的無奈；蘇軾與風共行、與困境共處；街燈照亮夜路後在晨光中熄滅。他們的背影橫跨千年，卻在同一件事上重合——自由不是離開風雨，而是讓風雨不再決定你的方向。在詩句、歌聲、暴雨、霓虹、街燈與晨光之間走了一遭，我終能理解：自由不是奔赴天涯，也不是斬斷牽掛，他是一種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灑脫，是一種「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」的隨性。年方二十初的我，或許仍停留在「十里洋場，成就一生功業」那段被期盼與雄心推著走的時代；但我期許自己在往後的歲月裡，不再只被光芒牽引，也能在黑暗中看見方向；能在風雨中繼續前行，也能在光亮中懂得安睡。

若說自由終究是一種能力，那我願一點一滴學會——把人生走成自己的模樣。